

# 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

李朝全

蹂躏,就把土壤顺势踩向了水稻根内侧,起到培土作用,可以增强水稻的抗倒伏能力。通过稻田养鸭,徐禹庆他们实现了“一水两用,一地双收”。

“早上都不喂食,晚上之前也只喂个七分饱。”说起稻田养鸭的讲究,徐禹庆很有心得。饿着肚子的鸭子,才肯下地“干活”,用它们扁扁的嘴巴在泥水里啄泥觅食,帮着稻田松土、除虫除草。

鸭子6月放养,8月便可以出栏。到出栏时几乎每只鸭子都能长到3斤多。这种稻田鸭,整天在田里跑来跑去,肉质紧实细嫩,市场销路很好。

徐禹庆在稻田养鸭是从2016年开始的。养得不错,他便注册了“鸭寨村”的稻米商标。通过巧妙地利用鸭子除虫除草,他们一举两得,同时收获了鸭田稻和稻田鸭。红旗村也因为鸭田稻而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。

民悦合作社还修建了多个养牛大棚。这些大棚与种植蔬菜的温室大棚相似,空间开阔,通风透气。每一头牛都有宽敞的活动空间,能够保证养殖过程的卫生和安全。社员们把稻田里收来的稻草秸秆掺上豆粕、玉米,再经过酶解、发酵等多道程序,一道营养可口的饲料大餐就被送到牛的嘴边。原本秸秆只能做焚烧处理,如今经回收和加工,摇身一变,成了有用的饲料资源。

稻草经过牛胃的反刍消化,变成了牛粪,牛粪发酵后可以反哺大地,给黑土地增施有机肥。这样生产出来的稻米就是绿色有机大米。

黑土地上,聪明智慧的新农人,借助鸭子和牛,就能把秸秆变成肥料,把稻田变成肥田。每逢金秋时节,便有三重收获:一是有机稻米,二是肥肥的有机麻鸭,三是牛肉和乳制品,真是一举多得。

## 不会“种地”的他,种着万亩粮

不会“种地”的从百元,种着万亩粮。这在广隆村,是个趣谈。

我们驱车来到榆树市五棵树镇广隆村,万亩大田里,玉米正在茁壮生长。听说别的地方一公顷种5万棵苗,这里却能种9万棵,密植的玉米一公顷产量比普通种植的高出一大截……一个个数字,更勾起了我对从百元的好奇。

见到从百元,我细细打量起他:长得魁梧结实,留着板寸,清爽利落。从百元说,他其实并不会种地,从小就跟随做生意的父母去了扶余,后来学着自己干,卖通信器材,开小旅馆……2014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听说种地种好了,也能赚不少钱,于是他尝试着办起合作社。

在合作社的院子里,摆放着数十台农业机械。其中,最吸引人的是两台十二行播种机,一天就能播种六七百亩地,半个月就能

播完1万亩。没有机械的年代,若要播种万亩地,没日没夜地干都要一个月。缩短了播种时间,也就意味着延长了作物的生长期。

从百元最为得意的,是自家的物联网水肥一体化系统。这套先进的滴灌供水供肥系统看起来并不复杂。在田头的一间低矮简易的小屋里,摆放着几台机器和几个硕大的水肥塑料桶。在中央操控机两侧,右边是地下水抽吸系统,用电泵把地下水抽上来,再分别通过砂石过滤器和一组叠片过滤器,对水源进行净化。左边是4只蓝色、黄色的大塑料桶,里面盛满了氮、磷、钾等微量元素液态肥料,这便是供肥系统。它外接滴灌系统,通过中央操控机让水肥充分混合,再通过滴灌管线把水肥输送到每一棵玉米的根部。

种地用上了高科技,田间管理便轻松多了。土壤里事先埋好水分肥料探测器,农人只要一部手机在手,随时可查看天气状况,查看玉米地里的土壤水肥是否缺乏补给。若手机软件上弹出水肥需求的预警信号,他只消轻轻点击几个按键,给设在田头的系统发出指令,水肥阀门便可自动打开,即刻给作物“上菜”“加餐”。

合作社的农民,手上可以不见土,腿上也沒有泥,甚至可以坐在家,一边悠闲自在地喝着茶,一边照着管成干上万亩地里的庄稼。

再看大田里。土层下铺设着黑色的橡胶滴灌管,这些密集分布的滴灌管,就像是延伸到田里的一根根毛细血管,如同打通了土壤的经脉,为土壤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营养。使用这套水肥一体化系统,彻底改变了过去“一炮轰”的施肥模式和大水漫灌的浇水方式,让作物享受上了“一对一”“点对点”的精准滋养。用上这套系统,肥料和水分利用率都上来了,每亩地需肥量减少了一半,灌溉用水能节约5/6。

面对着合作社满院子的机械,我很纳闷,从百元到底如何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就把地种好了?

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似的,从百元告诉我:“我的老师是互联网,有问题就在网上搜索,都能找到答案!说到底,是互联网教我在种地。”

不会种地的从百元,却成了经验老到的农民。现在,合作社成员有41人,经营团队17人都是年轻人,都掌握了操作农机的技术,一共租种着1万亩地。

这,可真是不一样的新农人!

## 从“望天田”到高产田

有件事,让种地的乡亲们发愁了好多年。

过去,村里农户的田块特别分散、零碎,阡陌纵横,田埂密布,许多都是小块的“斗笠田”,或是纯粹靠天吃饭的“望天田”,经不了

的希望。

走进郭家畔村,这是父亲出生、成长的小村庄。穿过一大片玉米地,转了几道黄土坡,绕过遍栽枣树的山岭,进入堂哥家的院落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羊圈,满圈的山羊“咩咩”叫着,往篱笆墙挤过来,湿漉漉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“不速之客”。堂哥早年也到城里打过工,可终究还是难离故土,又重新过上了“早上一块地,后晌一群羊”的生活。

在堂哥家简朴而凉爽舒适的窑洞里,堂嫂和侄女为我们张罗了一桌丰盛可口的农家菜,香气扑鼻的羊汤、炖肉、炒土豆丝,还有手工制作的原粉、黄豆钱钱饭,都是黄土地的特产。一口口米酒千万句话,胸中翻滚着热耳烫目的情愫。

不由得想起父亲生前经常念叨的往事:七十年前,母亲第一次随父亲回家乡,坐上驴拉的车,在傍晚时分风尘仆仆抵达婆家的窑洞。迎接新媳妇的第一顿晚餐是稀粥的

旱,也受不了涝。久而久之,产量上不来,村民们种地的意愿也降低了。

村里便合计,成立一个合作社,把大家的资源统筹起来,建设高标准农田,统一规划,科学耕作。马占有多见多识广,便担任了增益农业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。他知道,从传统的“望天田”,到现在的高产田,耕种效率的大幅度提升,得益于合作社土地集中连片机械化耕作。

高标准农田究竟“高”在哪儿?又是如何建成的?“在农田里实行田、土、水、路、林、电、技、管综合配套,积极采取培肥地力、保水保肥、控污修复等单一措施或综合措施。”榆树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道出了其中的关键。

“合作”,先得让地块“合作”起来。经过土地集约化,小块的土地合并起来,集中修整,使之连接成片。过去烧饼一样不规则的田块,如今横成排、竖成行,实现了“田成方、路相通、渠相连、旱能灌、涝能排”,华丽转身为“万亩田”“丰产田”。

泥泞的土壤也是个大问题。农民备耕最头疼的就是整修田埂,高度不够还得加高,出现侧漏就得修补,一垧地整修一遍就得耗费10多天时间。而且,传统土筑田埂既占地,还容易长杂草。马占有多方求教,得知高强度塑料制成的田埂,不但使用寿命长,还不用年年整修。

于是,田埂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塑料田埂,一垧地就能多出将近一亩地的可利用空间,每公顷还能节省2000元左右的维护成本。

“硬件”到位了,要打造成真正的高标准智慧农田,“软件”也得跟上。村里与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实验室合作,给农民置办了一整套智能系统,通过施肥卡、公示牌或土肥管家APP等方式,站在地里,借助GPS卫星定位,实时查询获取自家任何一块地测土配方施肥的数据。这些数据由榆树市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。一整套下来,该怎么种地怎么施肥,农民自己几乎不用操一丁点心的。

谈起每年的备耕计划,大伙儿个个胸有成竹:4月初育苗,中旬检修农机,下旬整地……从前过完春节就得开忙,连续要忙上三四个月的活儿,现在一个月就能搞定。

如今,榆树市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19年夺得全国县(市)级第一名。这片仅占全国不到两分之一面积的土地,只有区区数万人的农民,每年却能生产出占全国近二分之一的粮食,可以养活两千万的人口。

阳光普照大地,作物自由地舒展茎叶,用力吮吸着黑土地的乳汁,尽情地拔节生长,开枝散叶,绽放结果……

这,不能不说是今天的乡村巨变,不能不说是黑土地上正在谱写的一部现代诗篇。

版式设计:汪哲平



## 泉城里,书香流传

钟倩

“多少诗人生历下,泉城自古是诗城。”诗城,也是名副其实的书城。沿着古今名士的足迹前行,泉水叮咚,荷香沁脾,不经意间,你就会沉浸在济南这座城里,与圣贤们“相遇”,跟诗人们“对吟”。

童年里,每到周末,我最盼望的事,就是让父亲骑上大飞轮自行车,带我去天桥底下的教育书店,在里面一待几个钟头。那时候,父亲每月工资不高,每次只能买两本书,但这也让我满足了。晌午时分,我们去馆驿街吃小笼蒸包。吃完饭,父亲带我去老街巷里闲逛,边走边给我介绍街道的历史:曲水亭街的路大荒故居、南新街的老舍故居、县东巷的鞠思敏故居、鞭指巷的陈冕状元府等。

升入中学,放了暑假,我和小伙伴坐公交车去大观园的东图书书店。那里不仅有丰富的图书,还有一盒盒好听的磁带,每回去我都要细细摩挲一番,只因囊中羞涩,看便放下了。从书店出来,我们拐个弯儿,去大明湖公园玩儿,坐在河边,轮流分享书中的故事,说到兴奋处,争得面红耳赤,打碎了鹭鸟的酣梦,碧波轻轻摇晃,成为青春岁月最珍贵的见证。受父亲的影响,我经常跟着他去中山公园,先去旁边的市图老馆还书,再去公园里的旧书摊淘书,堪比“寻宝奇遇记”,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父亲抱回一摞摞《大众电影》,我买了一本本连环画,爱不释手。

有一年春天,我生病卧床。父亲一次次奔走在家和图书馆之间,捧回一本本我心爱的图书,陪伴我度过最煎熬的时光。好书就是一味中药,止咳、治愈,给我以希望。病好了,我也误打误撞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
我发现,在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这座城市,一不小心就会与馥郁书香撞个满怀满怀;秦汉时期,经学大师伏生冒死壁藏《尚书》,教之齐鲁,传之后世。并称“济南二安”的宋代文人李清照、辛弃疾,各领风骚。曾经的五龙潭畔,一代大儒周永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,积书十万卷,供人免费抄阅,私家藏书“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的理念由此推广……

近现代以来,许多名家在这片大地上留下了足迹。文脉与泉水相映成趣,生生不息,福泽后代。用外地朋友的话说:“来到济南这座城市,想不读书都很难,书香地铁、爱阅巴士、‘泉民悦读’小程序,抬手扫码就能饱览群书!”

除了读书、写书、讲书,我最幸运的还是结缘众多爱书人。去济南市图书馆新馆时,我经常遇见身着制服的工人,他们在书架前专注找书,或在自习室伏案学习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结识了快递小哥王虎。他是九〇后,戴黑边眼镜,话语不多,干起活来却风风火火。他负责配送的腊山片区海亮业务部位于新馆,这就使他的阅读近水楼台。每天进出收件或送件,他脚步匆匆,利用中午时间看会儿书,或借几本文学著作;到了晚上,下班后的他常常来到馆内的“夜读空间”看书。

时间久了,很多读者和工作人员称呼他“爱读书的小虎”。他的阅读习惯也影响到了家人,五岁的儿子能背诵上千首古诗。当然,像王虎这样的快递小哥、外卖小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很多。济南市图书馆成立了“小哥”读书会,为他们及子女、家人提供阅读便利,让书香润泽他们的人生。

一个人读书是爱好,一群人爱读书就是文化现象了。2011年那个冬夜,泉城公园会议室,一群朋友坐下来朗读,那是“济南周三读书会”最初的模样。慢慢地,读书的队伍像滚雪球般不断壮大,每到周三晚上,文学爱好者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,有退休工人、教师、厨师、保安、按摩师,也有作家、诗人。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稚气未脱的孩童,他们学习文章、分享心得,热烈讨论,堪比课堂,这一办就是十多年。在济南,连公交车都设立了“周三读书会”提示音。读书会地址几易,但无论刮风下雨,大家雷打不动,准时赴约。

每当周末时间,济南城里阅读讲座、诗歌朗诵、读书会、散文沙龙等活动应接不暇。身边的朋友提前做好攻略,带着孩子“赶场”,穿越大半个城市,只为给心灵寻觅一片沃土。今年盛夏,全国书博会再次“落户”济南,成为市民群众的阅读盛会。

好友告诉我,他家门口新建了一家“泉城书房”,去那里阅读、休憩两不误。在济南,星罗棋布的泉城书房,如熠熠星辰,点亮无数人的梦想,让“诗与远方”变得触手可及。

看得见一城山色,听得见泉水叮咚,闻得见满城书香。这正是我的乡愁——每座城市都是一本无字的大书。诗书绵延传万家,久而久之,书香也如一眼清泉,在济南大地上诗意地流淌。



## 逐梦

这是一片流金淌银的土地。郁郁葱葱,生机勃勃的玉米、水稻和大豆,横卧在一望无垠的东北平原上,如此浩瀚,如此辽阔。

这,就是中国的东北粮仓,中国人最牢靠的饭碗。

“你闻闻,这空气里有庄稼甜甜的味道。”同行的伙伴打开车窗,真诚地说。

我用力嗅嗅,嗅出了那熟悉的气味。我是农家子弟,从小懂得稼穡之苦,坚信只有像我父母那样埋头耕耘,才是农人的本分,才能保证大地丰收、家人衣食无忧。

可是,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——茫茫无际的农田里,只见拔节生长的庄稼,几乎看不到弯腰忙碌的农人。当我真正走进村镇,更是大为吃惊。如今的农人,早已不像我幼年时父母那样含辛茹苦,“汗滴禾下土”,依靠汗水来换取丰衣足食了。

## 稻田鸭与鸭田稻

“前面就是我们的高标准农田了!”顺着徐禹庆手指的方向,我好奇地望过去。

农田里,种着挨挨挤挤的翠绿的水稻,横竖笔直,像是在打好格子的稿纸上,写下了一行行端正工整的文字。三五声鸭叫不时传来,几只灰黄色的半大花麻鸭正在稻丛间穿梭,吃草吃虫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徐禹庆是吉林省榆树市保寿镇红旗村民悦合作社的理事长。这是一位朴实憨厚的农民,方正的脸庞被太阳晒成红铜色,额头上头发已然稀疏,但是双眼却很神采,一看就特别机灵、有想法。对于这片数十公顷的高标准农田,徐禹庆如数家珍。

这些农田都是按照85米×85米的正方形划成的标准地块。这样的大小,刚好适宜机械化耕作。地块之间用塑料田埂隔开,土地空间得以扩大,比传统的土筑田埂节省不少耕地。

每年6月初,当稻田插秧完毕,就会有数千只花麻鸭被放进水稻田里。“一垧地(一公顷)放养小鸭130到150只。”徐禹庆说。在稻田里放养鸭子,可以帮助稻田除草除虫,减少农药的使用量,同时鸭粪又可以肥田,增加土壤的有机质。

这些鸭子白天就放养在稻田之间,鸭子在稻间穿梭寻食,可以让土壤含氧量更高,有利于水稻根系成长。而鸭子脚掌不断地

## 红枣林的情愫

郭力

从延安出发,往北偏东方向走,向高原高处,向大山深处。汽车沿着盘山公路转过了一道又一道弯,终于到达目的地陕西佳县——我在履历表“籍贯”一栏无数次填写过的地方,我与祖辈血脉相连的故乡,却是平生第一次相逢。

难以想象,佳县县城竟建在高山绝壁之上,脚下黄河奔流。这里古称葭州,是颂歌《东方红》的诞生地。当年毛泽东同志率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日子,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佳县度过。在革命最严峻、最艰苦的时候,佳县人民甘愿把自己仅有的粮食拿出来,不遗余力地支援解放战争。1947年,毛泽东同志为佳县县委题词: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”。在县城正街的南头,一块高高矗立的石碑上这十三个遒劲大字,就像一座闪光的灯塔,激励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。

我的父亲,也正是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,加入了共产党的部队,走上革命道路。靠着一双脚板,走出了大山,走向西柏坡,走

进北京。

高山巍巍,黄河流淌。千百年来,佳县这座偏远的山城,历经苦难,顽强生存。佳县栽培红枣有着悠久的历史,其古枣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“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”,成为中国西北地区首个人选的农业系统。佳县人民立足山区农业县、革命老区县和吕梁山片区县区的实际情况,艰苦奋斗、埋头苦干,在2019年年底实现了整县脱贫摘帽。一棵又一棵枣树在沟坎里倔强扎根,见证着这片土地的日升月落、沧桑巨变。

沿着逶迤的古城墙,我漫步在县城高低起伏的老街小巷中,走过学校、医院、美食街……路过的每一个人、每一句乡音、每一个笑容,都让我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夜晚,山城灯火璀璨,遥望那坐落于孤石之上的香炉寺,感受着这方土地的宁静。耳边传来一阵喧闹声,一群身穿校服的学生娃从高坡上奔跑而下,应该是刚下晚自习。他们那冒着热气的红扑扑的小脸儿,升腾着黄土地上新